陳主委拜會韓國瑜市長談話及接受媒體聯訪逐字稿

一、　陳主委及韓國瑜市長對談

韓市長：謝謝主委！我感覺情境好像在陸委會新聞發言室。承蒙主委把我 N 年前寫的論文逐字逐句地把精華念出來，來指示或提醒我曾經做過這個研究。我自己都沒帶我的論文，您還幫我帶著，真不好意思。感謝您。

主委：表示我慎重其事。政大東亞所的訓練確實是相當地到位，所以我一再地拜讀，韓市長當年的功力，幾年下來，您的功力更強。

韓市長：不敢當。其實陳明通主委和各位陸委會長官、各位新聞界的老朋友來。我們高雄的路就在陳明通主委的名字裡面。高雄的未來就是既光明、又暢通。如果高雄市的未來既不光明、又不暢通，高雄整個城市的發展前景是悲觀的。所以我們希望陳主委來，在您主管的兩岸事務上，能夠給高雄帶來符合您名字的，讓我們高雄的未來既光明、各方面又非常地暢通。這是我在選舉期間所講的，未來的高雄沒有圍牆、只有道路。

幾十年來，共產黨沒有一天不想解放臺灣。幾十年來，我們沒有一天不在防守。當然前面剛開始(政府)反攻大陸就不用再講了，後續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防守，攻與守之間從來沒變過。40 年前(臺灣)興建第 1 條高速公路的時候，黨外人士警告全臺灣民眾，這條高速公路蓋了是給有錢人開的，窮人沒有辦法開。40 年後的今天我們證明，那個警告是錯誤的。大概在 20 年前左右開始兩岸三通，好多反對人士說，特洛伊的木馬屠城開始了；一旦開放兩岸三通，商業客機後面就一定是中共的戰鬥機。

結果兩岸三通 20、30 年，我們也沒看到特洛伊的木馬屠城。今天如果

陳主委再把這個框架剛硬的框架在高雄市的頭上，我想我當市長真的是無法接受。不管我們氣氛之間是如何緩和，但這個立場是非常緊的。

高雄的未來一定是如此。放大一點來看，南臺灣也是如此。我們必須要找一條既光明、又暢通的道路。如果我們走不出這條路，而硬性陽剛地套在這個框架裡面，我小小市府也認為這絕對不符合高雄未來的發展。

臺灣有兩種選擇，一種像陳主委這樣子非常憂慮、擔心的、恐懼的，這是一種選擇，(對岸)隨時要吃掉我們。事實上臺灣還有第二種選擇，就是把我們自己梳妝好、打扮得漂漂亮亮。臺灣又好吃、又好玩，公民素養又夠，文化底蘊又深，世界各國(人民)只要到臺灣，無不如沐春風。每個人來到臺灣都愛得不得了，離開臺灣都懷念得不得了。我們可以選擇一條比較光明、比較燦爛、比較有信心的道路。

重點是我們政府作何選擇？顯然（蔡政府）開始走向了第一條路，繼續搞「威脅論」這一套。今年已經 2019 年了，這「威脅論」是不是要考量一下？我的想法是濃縮版，就是讓高雄又好吃、又好玩，打造所有人來到高雄都可以得到滿足，當然包括中國大陸的朋友。

所以我剛剛才講觀光業、宗教觀光、愛情產業鏈各方面，包括訂了一個「禿頭節」，因為好不容易來了個禿頭市長，大家來到高雄都很快樂，大家會愛上我們。臺灣何嘗不能如此？這兩種思維，何嘗不是戰略思維？

我想講的是，未來臺灣以及我們高雄要怎麼面對？我們怎麼把自己各方面壯大起來？可愛起來？富有起來？從「戒急用忍」到現在，幾十年來，整個「南向政策」是成功還是失敗？如果「南向政策」成功，我們今天也就不會坐在這裡談。很多地方我們其實並沒有那麼成功。

所以我的立場非常清楚，高雄只有道路沒有圍牆，而且中國大陸不是唯一的市場。我再三強調，過完年之後，我們會先去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簽訂高雄農產品以及甚至水產品的外銷訂單，就代表這個訊號很強烈的。

這裡要向陳主委報告一下。您講的這個框架、是陽剛性的、戰略性的。但我想的是高雄市的未來，高雄市在經濟上必須要衝刺跟發展，所以要盼望陸委會的主委以及各位陸委會的長官們，讓高雄更鬆開、讓高雄大步往前走，不要擔心、不要害怕，我們高雄市不會碰外交、國防，通通不會碰，我們高雄市就是轉化為一個經濟動物，千萬不用憂慮。好不好，謝謝。

主委：好，謝謝。我想這個戰略對話非常非常有意思，坦白講我跟你身邊的阿匡(葉匡時)同學是非常熟識的，對你過去比較沒有一些接觸，所以我稍為自我介紹一下。我陸委會算是三進(當然會三出)。2000 年到 2004 年我在陸委會當副主委，主委就是今天的總統蔡英文，我們那時候就檢討李政府時期的「戒急用忍」政策，變成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，因為當初我在陳總統那邊是負責中國政策的白皮書，那時候我們就提出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。

我們不反對開放，您可能不知道，三通是我談的，除了小三通是蔡總統當主委的時候，2000 年上來，2001 年 1 月 1 日小三通就啟動了，2007 年，我被陳水扁總統找回來當主委，阿扁找我到他的官邸，我就請問他：「總統找我回來接這個位置，有什麼指示？(臺語)」;「沒啦，沒啦，做一些業績啦、三通、觀光你去講講啦，其他的你自己知你自己講就好(臺語)」。

所以陳總統交代給我的任務就是，要去談三通，2007 年的時候。那時兩岸有點僵，那時我的對手，就是前幾天來的陳雲林，是當時的國臺辦主任。那時我託了朋友帶話給陳雲林，我說兩岸三通是「告臺灣同

胞書」裡提到，也是你們的政策，你看看我的名字，陳水扁總統「明明白白要三通」，所以找陳明通，他請我來坐這個位子，就是要來談三通。現在兩岸處理彼此事務的，你，陳雲林姓陳，我，陳明通姓陳，我們兩個本家「踹共」（臺語）好嗎？找他出來「釘孤支」（臺語）。他一聽說，喔，我認他這個本家，一路就開綠燈。

所以三通是這樣談起來的。觀光也是這樣談起來的。

2008 年政黨輪替，馬英九總統當選人到陸委會來，我奉陳水扁總統的指示向馬做簡報，我一五一十的跟他講，這個政策如果你要，那你就把它接下來，

那時候他身邊有一個我更好的同學，我們阿匡同學也知道，就是高朗，後來當總統府副秘書長，我特別請他到研究室來，我跟高朗老同學說，我們是各為其主，我的老闆先當總統，你的老闆後來當總統，所以三通如果你要，再把細節跟你講。

同時，那個時候要談三通，要落實，我在馬英九總統當選人面前還特別推薦有兩個人很重要：一個就是傅棟成、一個就是劉德勳，所以他們後來都當了副主委。所以你可以了解，我對三通本身，還有觀光客來臺來講，我是有貢獻的，因為基本的問題，你可以回去看歷史、看媒體，技術問題都談完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 2008 年 520 馬總統就職，6 月底觀光就開放，那是我打下的基礎。年底，三通全部通了，他(馬前總統)曾經謝謝我，後來都忘了，所以我現在還是想提醒他一下。

對我們來講，兩岸的交流我們是支持的。但是我的概念其實就是，開放之間要有開放的秩序，尤其北京在「習五條」下來，人家已經設定這樣的「一國兩制臺灣方案」的框架，經貿的賽局可以是一個雙贏的賽局，我知道韓市長要從這裡面獲益，高雄能夠貨出去，人進來，大家發大財。我去年 3 月 19 日上任致詞時也說，我希望上任之後，可以

理順兩岸關係。因為 1991 年是我第一次到大陸去作研究，過去幾乎每年都去。28 年的經驗累積，給我很大的智慧來理順兩岸關係。我那時許諾，臺灣的老百姓能夠「士農工商安居樂業 大家賺大錢！(臺語)」，我至今初衷都未變。但您也說了「兩個不要懷疑」，尤其特別是第一個懷疑，人家有一個進程，所以我今天跟你做戰略對話，希望你能瞭解：中央看守主權，地方當然拼經濟；當然這兩個不是一個平行線，我們相互之間要有一個很好的戰略協同、戰略對話。

其實很簡單，我不是來設定一個什麼樣的障礙，什麼樣的框架，不是！我們必須很坦然來談，對岸已經設定這樣的一個統一臺灣進程，不好意思說是兵臨城下，但我們不能沒有這種警覺。在賺人家的錢當中，我們必須想到，「你貪人家的利，人家會貪你的本(臺語)」，北京也不是吃素的。

我想彼此要能瞭解，因為我剛跟你說，我們拿的都是中華民國身分證，我們要守護的其實是這塊土地，我跟你沒什麼差別。所以要透過這樣公開對話，彼此有一個瞭解，希望高雄也能夠發大財。不僅有明通路，三通我們也可以繼續。坦白跟大家報告，我來之前的中午，澎湖縣長特別跟我提到，澎湖希望能有觀光，花火節能有包機，因為包機也是我們既有的政策。那我跟他詳細談包機要怎樣的包法？我只有一個要求：因為陸客到臺灣、到澎湖來，主要組團社是在大陸，客源他們掌握，所以他們會包 2 架的廉價航空，我說這樣不行。我們臺灣的廉價航空，華航也有虎航，我們也要參與啊！最好有一個平衡(balance)。

我們要提一個重要的概念，一個政策若無社會支撐力，是走不下去的，走不長遠的。我的概念其實就是這樣，我想我跟韓市長的概念沒有太大差別，你放心，我們都是在這塊土地，我們守的都是中華民國這個身分證。

韓市長：謝謝陳主委。那剛我說的我們兩條路，一個走傳統所謂威脅

感，還是另外把自己壯大起來？主委您的看法是如何？

主委：我想這不是 either way，「二選一」的事情。(韓市長：那還有？)而是在雙層賽局裡，如何去作一個很好的調配？我要特別說，我們韓市長是這方面的高手，非常清楚，這個我就不便多說。我一再拜讀他的論文，我相信他有這個能力，在主權賽局跟經貿賽局間取得一個平衡，這我不擔心。

韓市長：那我想非常感謝陳主委，例如您講的這麼多，有無需要高雄市未來一定要處理什麼，或是一定不能碰觸什麼？還是可以整個芝麻開門，就全開了？我到現在聽不到較明確的，是不是我們高雄市整個貨出人進，就可以大幹一場了？我要很明確的知道這個訊息，希望陸委會可以作我們隱形的翅膀，默默地不要幫助我們什麼，基本上一路就幫我們開順暢的大門就好了，讓我們可以完完全全，無拘無束的，不要綁手綁腳的，大開大闊的去，我覺得我迫切的需要知道這個訊息。

主委：有些我們已經開的，我們同仁隨時都可以提供資訊。例如說今天中午我們跟澎湖縣長談，從上海到澎湖的觀光包機，這老早就開了，麗星郵輪老早就開了，你們可能不知道，這我們可以讓高雄市政府知道。第二個就是說，有可能需要修改法令的，你們想開，告訴我們，需要修改法令的，我們來評估後配合。那有些不需要修改法令的，政策上能不能再調整的，例如觀光的人數、觀光的天數能夠增加，這個我們回去做一些評估，之後我們合作無間。我知道你的需要，雙層的賽局，我相信韓市長很清楚中共的統戰手法，你可以非常巧妙的處理，這個我們就不多說，免得洩漏國家機密。

韓市長：如果這樣的話，我們很期盼陸委會從管理者轉化為對高雄南臺灣的協助者。

主委：我們是戰略協助。

韓市長：因為我再說一遍，我們不會去碰觸國防、外交、軍事，既然這些都不會碰觸，未來高雄市整個往外衝刺的時候，希望得到陸委會的協助，這一點是最重要的，剩下的就是我們自己去努力。我們現在財政這麼困難，好的事情真的須要去衝的時候，老同學幫一下老同學吧。

主委：我們早上在高鐵碰面的時候就聊過了，我想簡單來講，我今天很開心有這一場戰略對話，其實我是來尋求戰略支持。今天我有一個結論：不管中央或地方都是一個戰略的協同者。我知道地方的需要，我想你剛講高雄市政府，不碰什麼不碰什麼，因為中央掌管的是整體的集體利益，你也尊重我們，所以我們在雙層賽局裡，我們應該是戰略的協同者。

韓市長：老同學有什麼寶貴意見？

葉匡時副市長：這裡面有點模糊，所謂戰略協同者及所謂戰略是什麼戰略？模糊就模糊也沒關係啦。你要高雄地方政府去支持你的戰略是什麼戰略？當然我們都很支持，中共對中華民國的態度我們都很清楚，可是我們面對中共的態度，這個戰略的做法，究竟執政黨的態度是什麼，跟國民黨的態度有什麼不一樣？你的意思是說必須要百分之百支持你戰略的作法嗎？我們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嗎？

主委：既然是協同者一定是經過溝通嘛！戰略目標我也一再強調，守護著大家都拿著這一張中華民國身分證。

葉匡時副市長：這非常好。

主委：就是這張(身分證)嘛，因為(陸方)某種角度已經兵臨城下。我剛提到「一國兩制臺灣方案」已經在習近平的桌上，甚至傳出「臺灣

基本法」都在那裡了，我們不能沒有這種警覺，所以戰略目標很清楚，守護中華民國這個身分證，當然我們要顧肚子，不能只有拜佛祖，這兩者如何去協同、求得平衡，尤其我們面對的對手，韓市長知道得非常清楚，他是了解中共統戰這方面的高手，我們也不能講太多，會洩露國家機密。

所謂戰略協同者就是多溝通，不是我來框你或是你框我(雖然你叫阿匡)，但是我相信我們要的是真正確保整體的利益，當然我們經濟也要起來。而且我非常同意韓市長提到的，他東西不僅是賣到大陸而已，我也看到不僅出 500 噸，價值兩千萬去平潭，同時去新加坡 5 噸，臺灣南部最好的蓮霧，還有蜜棗這些都好，臺灣的水果銷出去。

海洋不是阻隔，海洋是道路，做為一個海島的國家，過去臺灣是「皮包貿易商」，拿著皮包走遍全世界，我們阿匡同學最清楚了。這個東西都應該走出去，我們也不是「孤門獨市(臺語)」，不是只賣一家，我們要到處銷售，被全世界重視，才會贏得全世界的支持，對我們才有更大的保障。

韓市長：謝謝主委一直強調中華民國，我真的感覺好像這個情景不太一樣。

主委：我們新的內閣才在總統府剛宣示過，「余必遵守憲法，如違誓言，願受最嚴厲的處罰」。這個很清楚！做為中華民國政務官，守護中華民國身分證是天經地義的事情。

韓市長：康熙字典這 5、6 萬個字裡就「中華民國」這四個字，從陸委會陳主委口中講出來真的感覺特別溫馨阿！

主委：不會啊，我在立法院一直講，我們的大陸政策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、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規處理兩岸事務，這個真的很清楚。

多少立委，高雄市的立委來質詢我，我很清楚並坦然以對，這是 legal biding，是職責所在，也是有法的約束力的，這不能開玩笑的(臺語)。既然是一個這樣的任命的政務官，在這個體制之下，當然守這個體制呀！

韓市長：謝謝陳主委這麼明確的表示，不過陳主委一直講戰略、戰略、戰略。對我來講，高雄市我當市長就三件事，不曉得您看這裡面有沒有你們可以指導的空間？高雄市市長三件事就是，賺錢、賺錢、賺錢。

主委：這就是戰略呀！這就是你的戰略目標呀！

韓市長：像國防部長、交通部長、經濟部長跟陸委會主委各有不同的解讀。那我的想法非常的清楚，所以我們在賺錢的時候、為高雄市謀求更好的生活的時候，要拜託陸委會主委跟所有的各級長官充分協助我們，千萬不要設障礙，因為設障礙之後，對我們沒有幫助，而且我們是南臺灣的邊陲，講白了我們很希望像紐約，我們不想像華盛頓，好不好？

我們很希望變一個經濟城市、經濟的動物，而且充滿了歡笑、充滿了熱情。未來一定會有很多事情跟各位業務碰觸，像股票上市公司，中國大陸、香港要來，陸委會會不會攔阻？如果要到高雄？像這些很快就會碰觸到，假設要來，不管是採購漁獲、採購農產品，或者不曉得工業產品或者銀行、或者航空公司，股票上市公司來，可不可以？這就是一個例子，到時候我們逐案來溝通(陳主委：比較務實、比較實在)。陳主委也在熱愛中華民國的框架之下，顯然也就是不知不覺走到最後的中道，我就不再講其他的，免得立場上的問題，我們在這個中道上，維護臺澎金馬中華民國這個中道路線上，我們來好好的發展，您做好您的工作，我做好我的工作，好不好？

主委：我們要協同作戰。

韓市長：我想我不會講得這麼嚴肅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開創美好的生活，好不好！我們可能想法不太一樣，熱愛臺灣是一樣的！謝謝!

二、　會後聯訪

記者問一：主委您剛剛一直提到尋求戰略支持，那您覺得這番話談下來有尋求到您要的支持嗎？
主委：有，我覺得我們這次充分彼此了解，得到一個所謂的戰略協同。

記者問二：市長您覺得在這個對話下來，要守住哪些，還是堅持哪些？
韓市長：陸委會陳主委是屬於整個戰略規劃層面，對我高雄市長而言，最關鍵的是經濟層面，如何讓 280 萬的高雄市民過更好的日子，找出一片天，衝出自己一條路，我覺得這是高雄市未來一定要面對且要全力以赴的。所以在這方面，事實上可以從陳主委的講話跟我的講話上看出來，很多地方我們是沒有衝突的。也許有不同的政黨、不同的思維，不同的職務，可是事實上並沒有這麼大的衝突性，所以我迫切的期待陸委會給我們幫助，給我們祝福。
主委：一定的。

記者問三：主委您剛有談到，要跟韓市長一同守住這個中華民國的身分證，可是一般人在談到中華民國，不會用一個身分證去做一個符號。那您用守護中華民國，用身分證去取代中華民國這個意義，您是否可以解釋一下？另外一點就是說，您剛有談到「九二共識」是不利於兩岸關係。那這個「九二共識」真正的意涵是「一個中國」，那在現行的憲法下中國有分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，那這個部分您要如何與韓市長取得共識？現在最主要的就是說蔡總統不承認「九二共識」，韓國瑜市長承認「九二共識」，這樣你在戰略上有辦法取得一個 balance 嗎？
主委：我們事先已經有一個默契，今天不談「九二共識」。談到中華民國身分證，我可以給你一個概念，政治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 civil

nationalism，叫做公民民族主義。也就是說你如何去 identify(定義)那個 boundary(界限)，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界線，就是把每個同樣拿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串起來，或者把每一個拿中華民國臺灣護照的串起來，那個共同體就是我們的 boundary。如果還不太熟悉可以參考前行政院長江宜樺的書，他也是很清楚點出這整個概念，從 Benedict Anderson 所提到的「想像共同體」去操作。因為這個認同的問題爭議太大了，所以就拿出身分證嘛，身分證一樣就同一國的，身分證不一樣就不同國的，就很簡單啊(臺語)。

記者問四：主委您這次下鄉當中見過很多不同的縣市首長，所以在來這之前是否對韓市長做了一些功課，您覺得韓市長是不是一個可敬的對手？

主委：那當然啊。他是一個戰略高手（韓市長：沒有啦）就像我剛開始講的「經濟 100 分，政治 0 分」，這就是一個戰略目標的設定。不愧是政大東亞所的高材生，我認真拜讀他的論文，他是可以跟我一起守護臺灣、守護高雄的、守護 2,300 萬人民的共同利益的，所以我們是同國的(臺語)，拿同樣的中華民國身分證的。

韓市長：從陳主委口中說出熱愛中華民國，我們是非常感動的。這方面是一致的，

*主委：*因為拿的身分證是一樣的。

記者問五：剛陳主委一直說，現在已兵臨城下，情勢有點緊張，會不會認為現在高雄是一心一意想要賺錢，這兩者之間是否有所衝突？

主委：我來這是進行戰略對話，這種雙層的賽局，它不是平行的，是連動的。今年 1 月 2 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，我想很多人沒有意料到，但蔡政府國安團隊老早預料到，所以在元旦已經開始講話了。所以地方政府去拼經濟是天經地義的，不然老百姓選你幹什麼？就是要讓大家生活過的很好，地方有地方的利益，個人有個人的利益，我也答應讓大家「士農工商大家賺大錢、安居樂業(臺語)」，但整體利益由中央政府來看，我們當然看到整體利益當中，北京的「習五條」不

是說假的，這事情我必須來跟大家交換意見，取得戰略上的協同。那我相信，韓市長是一個戰略高手，他知道但只是不願意多講。他是「大智若愚韓國瑜」(韓市長：聰明絕頂啦)。今天我這個「上明下通陳明通」，來見了「大智若愚韓國瑜」，非常開心，我們有很好的戰略對話。**韓市長：**很開心，多多拜託(你們)，以後多幫助我們，祝福我們，高雄市非常希望多個朋友。(對談及聯訪結束)